



曾
~~139~~
~~31~~

14
139
31



門 曾
號 109
卷 31

博異記

幽怪錄

續幽怪錄

聞奇錄

錦初記

靈應錄

鬼塚志

幻影傳

幻戲志

幻異志

稽神錄

冥音錄

離魂記

再生記

冤債記

尸媚傳

奇鬼傳

才鬼記

妖妄傳

東陽夜怪錄

靈鬼志

物怪錄

靈怪錄

人虎傳

白猿傳

獵狐記

任氏傳

袁氏傳

夜叉傳

金剛經鳩異鸚鵡舍利塔記

第六集六冊計三十一種

唐代叢書

六集

博異志

唐 鄭還古撰

敬元頴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
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
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
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每日來於
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
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

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滅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頴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頴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獲

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貯匣中焚

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宗婢蘭茗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儼居今移出何以即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

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狀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之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并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為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新公二年七月七

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
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
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州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
波急尋小浦瀰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
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
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鵝素面如玉迎
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

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
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人中門見滿庭皆一大
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
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本
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
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觀相拜問
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
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
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似芭

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益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名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八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

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

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諭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曠黑至平明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濡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元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久之乃言曰昨夜海

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蒂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士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
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賚酒脯紙
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于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
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
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
過當市草履于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
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
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
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

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
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
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
餘人皆精專修習法錄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
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且
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扇
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衝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泪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元微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苑東有宅晚道餌朮茯苓三十

載因藥盡領僮僕八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閒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君在院中耶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求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

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
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
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
送之元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
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
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
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
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
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

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女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
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
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
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
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依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
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
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
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有一日平
且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元微許之乃齊聲曰

不敢忘德拜謝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官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

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
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
山宮以銀字書之門一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
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
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
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
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
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
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

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僥倖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
遂通一玉簡人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飲之味如
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
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人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
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去梯仙
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
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
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錄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
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
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
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
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
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
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
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
引工人上纔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
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
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
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
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
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
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特此叅奉文

本性素慕道東帶命八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織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淺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統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生又一刀問君王社稷之車了了如日觀因言史傳間居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士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

稷之車了了如日觀因言史傳間居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士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

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息。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調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髻長眉。

衣方領繡帶。破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一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不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曰。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衫。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

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却
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
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
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去元和初
父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
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
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青鳳字牌連工起珠帳得土
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塔春風無處所悽悵不
勝懷進詞王甚嘉之及寤能詞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元

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
籬隔之又有一廳常扃鑰云多有怪物使容不安已十
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
人敢入其夜方元都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
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
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
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
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

博學志
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蓮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

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即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乃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

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莫我而迺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尙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

率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鬚奮金牙

鋒鑠臂曲瘦木甲犴獸爪衣豹皮確携短兵直入室來
獐目電燧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遂之慄慄殆
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
物乃撤一門扉薪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
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平時數人持兵器
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入馬喉食
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不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
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
官爵宮崇詢訪胡二姊之由首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

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艷事爲傳志自是一代才情
非後世可及然恠深幽渺無如諾皋博異二種此
其厥體中韓昌黎李長吉也顧元慶跋

博異志終

幽怪錄
 唐王暉撰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分夜行陰晦失道
 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
 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
 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
 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
 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
 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

幽怪錄

唐王暉撰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分夜行陰晦失道
 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
 有宅門院宇甚峻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
 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
 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
 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
 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

偶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為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單身為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為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時立於前，若為儼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一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

遂巡二黃衫吏人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勿，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脂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肴，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脂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

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醮以女才無他

虞此禮不設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俾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耒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明神也神固有猪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

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鋏鏹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脚，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

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洗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

鼎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查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樞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緇衣上元捨身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閑則徙倚闌檻以俟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

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至閤神采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况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邪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口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

苟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求佛祈增福
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洲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
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
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
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
去其尼遂呼曰待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
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
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
乃男服易名士寂之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亂

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
默往求傭輒貶其價蘭喜召之俄又問其從父弟有名
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
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共作夜寢他席
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卽
白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鑠啟
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
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季出處未常偕在慮其撿
一而驚逸其一也術之數年永真年重陽二盜飲既醉

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師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誓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警者得不同天撫此微軀豈酌明哲惟捨身梵宇無他惟虔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武德中曹惠為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

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素輕素等為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為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姬亦當為彼夫人矣

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盃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九斛龍編襪八兩後曰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幽怪錄終

幽怪錄

二

六集

續幽怪錄

唐 李復言撰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
 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曜所給縛送京師以反
 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
 歷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
 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
 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
 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

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絃所迫今尙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

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廻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

敗而形贏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晦明未殊學仙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冥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我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其貨求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

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明女爲議者來旦期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惟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

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白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番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人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貧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追君之腳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

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常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方中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泰相州軍刺史王泰

俾攝司戶椽專鞠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
色華麗固稱慳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間
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
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
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
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
所刺刀痕尙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
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其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
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

後生男鯤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陽之定
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幽怪錄終

聞奇錄

唐 于述輯

王氣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

楊集將兵得元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畧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酌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眾當勅敵不敢辱命

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方干

處土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于闐闐干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樹高其價不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為友賣樹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鍾安禮

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

為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少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音大醉卒

越僧

越僧誓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摘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及誓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王松年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邱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

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卽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栢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龍宮驚灑逡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乞乞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

葉簡剡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于頭乃鄰人邱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裏東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漁者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道
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着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
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

馬自然貌醜臙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卽以拳入
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
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
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
卽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小
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
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
十五人黥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
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
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
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
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

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
漁

呂知隱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鶴
警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
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臥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
內有少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密瓶造鮓醬祭肉
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
芥子人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陸龜蒙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
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
表章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
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酌之銀盃臨行詢之竟解
何言語陸曰敎來數載能目呼名爾

徐知業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
墜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砧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皮光禹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燒平樵
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守宏業

傅宏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
岐謂之惟傳識之曰雖以醉非惟也兩則縣於樹以尾
塞其鼻後驗之信然可類子雲別誕鼠曼倩識騶廬

陸孜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畝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

不恤其民有贖者悉被檢獲孜所有財物寘于地後果
搜其家產孜懼其罪遂迎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
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
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
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王耕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佳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木
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

凌途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且有僧有布囊携木杖至謂曰龍
鍾步多蹇寄店憩息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畧
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啟囊有異香末
二包氛氲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
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皮

楊虔為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
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

黨飲馬

裴嬰

處士裴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
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花犬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街墻置
于塔所又寺人於菴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
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斲

唐捷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

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
而自析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嵒

沈嵒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
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授
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爲政宜濶緣
昨夜入濁非嘉嵒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納友之言

崔端已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溫

者不知是佳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
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徐廷實

徐廷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
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醞酒
其味濃厚

蔣氏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即凝之女也善屬文而
耽酒後染刁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節飲強檢應聲

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茲。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又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元之次，蔣氏遽自內通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會飲。蔣氏臨簾謂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忤起而退。

高榮

高榮員外，人才儒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

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札謝之。左右聞之云：此在伏事榮曰：豈有得人惠不詢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吏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即官人曠貢，翻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烹不得，則慙有羣驅之。

夏宗萬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眾罔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寺，似

孰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其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尙彷彿記爾

費縣民

琅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每以扇繪爲意字周行宅內後果見離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赤作繩張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餘從此無復所失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卅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否耳但釵仍以置戶楣上臨發忘向婦說此釵當在戶上也見夕妻夢見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季却還歸

麻姑

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行水上

留贊

留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納涼于庭夢為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橋上

燕奴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九皆五色叱令變化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為丸入腕中

張昇

唐故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就攝治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值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竟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時為存問言訖而去所居

近曉夜聞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入山變爲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翼日又聞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虎而尙能語

歸生

宏文學士歸生亂後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過虎於道遂升木以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得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昇木愈高既皆不得環而守之移時有羣驟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乃巴

西吏人爲虎所食也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窓借筆紹借之於窓上題詩曰何人窓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然無聲乃知非人也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視篋中取紅箋剪數寸而爲詩曰楚水平如鏡周廻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

出音金
三
一
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
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已飄零詩成俱送於所臥席下
又見其妻咨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
視小中紅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
岳已來捨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
夢小青云葬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於北岸乃遇一新
塋依夢中所約葬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
夢之曰謁其塋乃葬小青墳之前時乃春暮其塋四面
多是海棠花也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
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
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
爲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
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閨人
突人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瓜也閨人曰竊
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閨人因
請耽因告之閨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

金者及期而至國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國人作色而叱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國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圍入於大沙鑪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鑪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惟言死罪更無他詞圍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圍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木命星也魏使君晝夜梵修今乃報之適無礼者即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無他慮言訖而去

孔緯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邠公綜充宏文館直學士判館事慕春留余看牡丹於斯廳內言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乃邠公子居之止要一器今壯麗如此子不知非久須為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慎厚端誠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羅其事矣以吾今日而追念邠公之言得其大槩矣是時昭宗纂承

緯入相朝廷大體掃地無餘故緯感其言而傷時也

李克助

李克助爲大理寺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懿有民告
舉放民絹事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賊奏下二司定罪御
史邢臺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尙書崔
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云禰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
罪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曰數將及萬矣韓曰
我華州節度華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
之民若爾卽鄭縣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論乃捨崔令

之罪謫潁陽尉

王鐸

故相晉幽公王鐸爲丞郎時李駟判度支每年江淮運
米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每斗四十議欲
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于京
國糶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
濟無限貧民也時糶米之制業已行意無敢沮其議者
都下官糶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
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唐人靈應錄聞奇錄二帙合之即陳旻光集不
知孰為先後者善且類者蔡羽識

聞奇錄終

